

# 温和的反抗：Bilibili 网站中的草根诗词 ——以 UP 主“Moji 辞书”下的创作为例

## Gentle Resistance: Grassroots Poetic Expressions on Bilibili.com

涂皓文<sup>1</sup>

Haowen TU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e0965858@u.nus.edu

DOI: <http://doi.org/10.5281/zenodo.16718926>

**摘要** 本文以 B 站 UP 主“Moji 辞书”评论区中的草根诗词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汉俳及中国古典诗词在网络空间中的流行现象及其文化意义。汉俳创作既借鉴了日本俳句的形式，又融入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意象与抒情传统，形成了独特的杂合体。而汉诗创作也具有明显的当代性和先锋性。草根群体通过“华语古典主义”构建了共同体，并藉此表达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关注。这些创作既是对网络舆论极化现象的反抗，也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温和抵抗，为理解当代华语网络诗词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字** Moji 辞书；网络诗词；大众文化；汉俳；华语古典主义；文化抵抗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grassroots poetic creations in the comment section of Bilibili UP Master “Moji 辞书,” exploring the popularity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haiku (Hanpai) and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within online spaces. Chinese haiku creation draws upon the form of Japanese haiku while incorporating the imagery and lyrical tradition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resulting in a distinct hybrid form. Concurrently,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creation exhibits notable contemporary and avant-garde characteristics. The grassroots community constructs a sense of collective identity through “Sinophone Classicism” and uses it to express concerns regarding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 These creative expressions constitute both a form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polarization of online discourse and a gentle resistance to mainstream ideology, offer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inosphere online poetry.

**Keywords** Online Poetry; Popular Culture; Chinese Haiku; Sinophone Classicism; Cultural Resistance

## 引言

残屋倚门望

能登贫士苦风霜

---

收稿日期：2025-02-23

作者简介：<sup>1</sup>涂皓文，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

白发从此长<sup>1</sup>

上引短诗发布于哔哩哔哩(Bilibili.com, 以下简称 B 站)知识区 UP 主“Moji 辞书”2024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的视频评论区下, 其作者的网络昵称为“乐只于我”。该视频搬运拍摄了日本能登地区震后至今因重建不力而萧条、凄凉的现况。这首短诗即为针对视频中的景象所写, 其文本通过凝练的语言和所指明显的意象实现了对灾民生存困境的诗意表达, 从而为受灾地区的贫苦民众代言。截至 2025 年 2 月 8 日, 该短诗已经获得了 3342 则点赞。

像这样的短诗并非孤例, 仅为“Moji 辞书”的评论区里被上传的众多短诗之一。2024 年末起, “Moji 辞书”里突然掀起了一股创作短诗的风潮。在网络上订阅该 UP 主的用户将其称为“俳句”, 并把这些创作者戏称为“俳句仙人”。此后这一创作潮流未见衰减, 反而跨越“Moji 辞书”, 影响着其他网络社交媒体。同时, 在俳句式短诗形成规模化创作后, 评论区衍生出更为复杂的古典主义诗歌实践, 其中涵盖了五七言近体诗、词、散曲乃至骈赋等多元文体形态。

此种现象非常值得观察和讨论: 第一, 是这一类似俳句的短诗为何会变成一个在当代华语网络空间流行的诗体? 有着怎样的特征? 其次, 伴随这些短诗出现的旧体诗词, 文本形态、表意策略方面呈现何种创新性特征? 再者, 这些创作的主体体现出鲜明的草根性: 除表明属地的 IP 信息外, 多数创作者未在社交平台标注文学创作者身份, 其 B 站主页亦缺乏系统性古典文学实践的痕迹。他们的创作实属于一种大众文化现象。这些网络草根群体为何会自发地进行古典文体创作, 其动力和意义为何?

网络诗词近年来在海内外学界已得到较多关注, 目前的成果多以介绍、考察代表性的网络诗人为主。譬如田晓菲在《隐约一坡青果讲方言》(2009)一文中对网络诗人“李子栗子梨子”的介绍, 强调其融合古典与先锋的网络诗词写作特色; 同样具备先锋特质的还有网络女诗人添雪斋, 其风格幽冷凌厉、内容现代的古典诗歌风格也同样受到学者重视, 如李继豪《添雪斋诗词创作特色简评》(2018)一文。也有对网络诗人群体进行研究的成果, 如赵郁飞在《网络女词人创作风貌及迁变考察》(2017)对数位女性网络词人的作品风格的变化进行了考察, 这些被考察的对象皆为专业写作者, 他们也大多在专业的文学平台上发表过作品, 甚至出版过诗集, 如添雪斋曾有诗集《添雪韵痕》。<sup>2</sup> 比较而言, 对于网络上的草根诗词创作的考察则相当不足。

在进入正文讨论以前, 笔者还需要对一些概念进行界定和说明。首先, 是对“华语网络空间”的说明, “华语”(Sinophone)这一共同体术语目前多与史书美(Shih Shu-mei)提出的华语语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sup>3</sup> 紧密相关, 其主要强调的是中国大陆以外使用华语的社群, 用来凸显华语社群的多元性和边缘性。但本文的“华语网络空间”更多是来自法兰

<sup>1</sup> Moji 辞书, “日本震灾后重建的速度和勇气让人震惊”: 日本能登地震 1 周年现状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M63YBETy/?spm\\_id\\_from=333.1387.search.video\\_card.click&vd\\_source=69695ab5fa0c9119c76670ad704542c4](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M63YBETy/?spm_id_from=333.1387.search.video_card.click&vd_source=69695ab5fa0c9119c76670ad704542c4) (2024.12.30, 引用日期: 2025 年 2 月 8 日)。

<sup>2</sup> 添雪斋:《添雪韵痕》, 黄山书社 2010 年版。

<sup>3</sup> (美)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 联经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5-27 页。

克福大学教授杨治宜的“华语古典主义”（Sinophone Classicism）这一概念，杨治宜认为如要真正将华语社群去中心化，就必须将中国大陆地区包含在内。同时，在杨治宜的讨论中，网络空间也是不同地区的华语社群进行古典主义创作的重要地带。<sup>1</sup>

其次，是对“网络诗词”这一概念的扩充。一般而言，网络诗词主要是指当代在网络空间上创作的旧体诗词。笔者将“Moji 辞书”中的俳句型短诗也纳入这一概念中。在 2015 年，学者曾达成“法兰克福共识”（Frankfurt Consensus in Chinese Version），其中亦认为中国“古典主义诗歌”当包含这些“在文学传统内部开出新路的文体实验”以及“利用传统诗学因素，再造具备古典韵味的歌诗创作”。<sup>2</sup> 这些短诗形式虽然脱胎于日本古典文学，但其中却时刻可见中国抒情传统的因素。

最后，是文章所讨论的“草根诗词”。前面已经提过，在网络匿名的特性下，除非逐个进行询问，否则几乎难以确定作者本人是否为专业诗词作家，他们的身份模糊，这是作者的层面；其次，是这些网络诗词创作出现的平台，并非专业的文学网站，B 站仅仅是这些作品较为集中的一个视频网站。因此，没有一个类似精英倡导的创作动因影响作者创作。相反，这些网络用户是受到彼此影响，自发在此进行创作。此外，在后文研究中，当他们进行创作的时候，这些诗词作品几乎只保留了最基本的形式规则（如字数），而格律、平仄、押韵等要素则常常被忽略——这在文学精英中往往是施展自己的文学才华的地方。

## 一、“Moji 辞书”中的汉俳写作

如前文所说，该平台上出现最多的是类似俳句的短诗。目前笔者尚未见到这一创作潮流的系统研究，因此，在讨论其他文类之前，有必要对这一新诗体的创作现象进行讨论。这些模仿俳句（はいく）的中文短诗在中国有“汉俳”这一正式名称，故而在下文，笔者也将沿用“汉俳”来指代这些短诗。中国文人从明末开始与俳句有所接触，据郑民钦《日本俳句史》<sup>3</sup>的考据，较早创作俳句的中国人是明末清初的禅僧东皋心越（1639–1695），碍于资料缺乏，只得存目。此后资料较多的已经是活跃于晚清的苏山人（1881–1902）、葛祖兰（1887–1987）。不过，这些创作者使用的语言是日语，可以说是正统的俳句作者。直到 1980 年，赵朴初（1907–2000）、林林（1910–2011）等人在接待日本俳人协会时，完全使用汉字创作俳句，“汉俳”一名由此滥觞，并得到了日本俳句界的认可，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一种新诗体的形式出现在文学史中。

然而，要指出的是，尽管汉俳的写作并不新鲜，但“Moji 辞书”上的汉俳写作潮流并不能直接认为是受到了文学精英们推广的影响。首先，大多数创作者在 B 站平台上的身份模糊，无法确定他们在进行汉俳创作之前是否系统性创作过汉俳甚至日本俳句。从他们的创作本身也可做此推测，例如许多“Moji 辞书”中的汉俳创作其实并未遵循赵朴初等人制定的汉

<sup>1</sup> Yang, Z. (2022). Sinophone Classicism: Chineseness as Temporal and Mnemonic Experience in the Digital Er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81(4), 657–671. 【原文以英文写成，中文为笔者自行翻译】

<sup>2</sup> Yang, Z. et al. (2015). Frankfurt Consensus,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4, 509.

<sup>3</sup> 郑民钦：《日本俳句史》，京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05–406 页。

俳平仄规则,也常常不押韵;其次,每一期视频下的汉俳也大多是创作者的唯一一次创作——这也是草根性的一大特征。因此,只能相对谨慎地认为,“Moji 辞書”下的汉俳写作潮流,更多是受到平台本身的影响所出现的一种自发创作现象。

汉俳在基本的形式上遵循了日本俳句的音律格式,即使用“5-7-5”的十七音节格式。部分汉俳也使用了提示季节的“季语/季题”(きご),如引言所提到的汉俳中,“风霜”一词更多是日本政府重建滞后这一人祸的隐喻,但就字面意义而言,其所指仍然为秋冬季节的自然现象,属于特定季节的风物。也有许多汉俳并未使用季语,严格来说,这属于“川柳”(はいく)写作——即不遵循季语限制,但仍以“5-7-5”为基本创作形式。“Moji 辞書”评论区中大多数人忽略二者的差别,径直称其为“俳句”,故而本文统一以“汉俳”概括。

汉俳既非纯粹的日本俳句,也非纯粹的旧体诗词,而是消解了过去相对固定的文化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中日文化协商所生成的新形式。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学者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在其《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一书中强调,文化接触带来的互动、挤压会产生既非本源,亦非他者的“杂合”(Hybridity)形态。<sup>1</sup> 汉俳在“Moji 辞書”中的出现正可谓杂合在网络华语社群中的具体体现。在形式层上,汉俳具有明显的日本色彩,但在“Moji 辞書”的评论区中,仍然可以明显见到一种对于中国古典主义的追寻。通过对古典主义的利用,创作者们也在对汉俳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如下面同样是描写能登地震的作品,出自另一位评论者“流年升平”:

一年は	昔年龙翻身
春の黄色や	病树前头不见春
天のせい	怒指天公问

“Moji 辞書”的订阅人士,多是日语学习者,其中有精通日语以至直接创作俳句的人并不奇怪。值得注意的,乃是此处的汉俳并非日语版的简单翻译,而是完全的再创作。通过对二者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典主义的身影。下面先简单分析其用日语写成的俳句,其翻译过来可为:

一年分  
春日尽染金  
苍天意

这是一种对瞬间印象的捕捉和摹写,确有日本俳句精妙幽闲的雅趣。乍一看去,似乎是描写春日生意盎然之景,几乎难以推测其背后隐含的情感,唯有将它放置回日语语境才可窥见。关窍在于最后一句“天のせい”,这带有贬义或消极的意味,表示“因为天的缘故”或者“怪罪于天”。「せい」用作名词时,表示原因、责任或归咎,通常带有负面含义。这种表达在日语中有一种推卸责任或消极感叹的意味,类似于汉语的“都怪老天”或“都是天意捉弄”。一旦读者理解日语语法、语感带来的情感暗示,这首俳句深藏的讽刺与不满情绪便登时显现:已经到了万物竞发的春日,却还有未得到重建的能登震区,而当局只用天灾作为搪

<sup>1</sup> Bhabha, H. K. (200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Psychology Press, 2-4.

塞的借口（或者亦可以理解为在这样的境遇下无奈地怪罪老天）。然而，汉俳则完全不同：其使用的完全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象，存在明显的互文。首句“龙翻身”比喻地震，次句反唐代诗人刘禹锡（772–842）“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意而行。刘禹锡虽然自比为病树，但仍然欣慰于“万木”繁盛带来的生命力，心态豁达，而此诗的病树，病则病矣，更不见春意，苦涩和绝望意味尽显。最后则直接面对上天，抒写一己的愤怒。与用日语写就的俳句相比，这首汉俳抒情强烈，指向更为明显。

再看名为“栗子和狸”的评论者的汉俳：

地震发生处  
民房万间都做土  
兴亡百姓苦

这一首汉俳更是对元代张养浩（1270–1329）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末尾“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直接缩写。在创作这些汉俳的过程中，创作者虽然观看的是来自日本的新闻视频，但却并未过多使用日本的意象，反而通过使用中国古典文学的资源，激活自己对中国文学的文化记忆。再如“流年升平”在 12 月 31 日一期关于日本夜间长途巴士的视频下的汉俳：

人定客驿发  
夜半闲潭梦落花  
天明好还家<sup>1</sup>

整首汉俳首先令人会想起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早行”主题，如温庭筠（812–866）《商山早行》等描写行客在天色未明甚至深夜赶路的诗歌，已经带有对话的意味。次句则改写张若虚（670–730）《春江花月夜》“昨夜闲潭梦落花”的成句，写出长途巴士乘坐的舒适体验。末句则与首句呼应，令读者感受到还家速度之快。但是，如此具备古典意味的语言，整首诗却是描写乘坐长途客车，包裹着现代生活的体验。

那么，汉俳为何会在“Moji 辞书”这一平台上如此流行？首先，它与平台的特性有关：“Moji 辞书”作为日语学习平台，本身具备跨文化属性。俳句作为日本文化符号，在此出现符合用户对“日语学习”的预期，而汉俳的创作则成为平台文化定位的延伸。汉俳创作群体通过共享这一体裁的基本规则，形成了一种排他性的系统——在汉俳创作流行开后，评论区内汉俳之外的其他内容的空间被大幅度地挤压、变窄，而参与者则藉此在网络空间中确立了新的文化身份，归属于这个因汉俳创作而形成的虚拟社群，这实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

但是，这一共同体并不封闭，除却网络平台的开放性，还因为“Moji 辞书”本身并非专业的文学创作平台，因此，进入这个共同体的门槛并不高，创作者大可以自由、随意地进行汉俳的创作，而不必顾及由文学体制所规定的汉俳格律规则。这一社群由此具备极强的吸引

<sup>1</sup> Moji 辞书，没钱坐高铁的话我为什么不坐这个？日本夜间长途巴士非常火爆：不仅省了交通费还能直接睡觉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i67YCE5p/?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f](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i67YCE5p/?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f)（2024.12.31，引用日期：2025 年 2 月 8 日）。

力,许多订阅者浏览“Moji 辞书”的主要目的甚至都成为浏览、创作其评论区下的汉俳作品,如用户“三川鱼-”以汉俳的形式调侃:

Moji 发视频  
大家抢着写俳句  
我也快点写<sup>1</sup>

再如用户“bili-36747454418”的汉俳:

关注了辞书  
根本不为学日语  
一心看俳句<sup>2</sup>

媒介的拓展亦是汉俳流行的因素之一。网络空间下的海量信息,以及碎片化阅读带来的深度注意力分散,转化为一种“超注意力”,用以适应电子时代信息爆炸的社会环境。这一现象使得读者普遍难以认真浏览篇幅较长的内容。如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一书中所说:

这种深度注意力却日益边缘化,让位于另一种注意力——超注意力(Hyperaufmerksamkeit)。这种涣散的注意力体现为不断地在多个任务、信息来源和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由于这种注意力不能容忍一丝无聊,因此它也绝不接受一种深度无聊,而这种深度无聊恰恰对于创造活动具有重要意义。<sup>3</sup>

以“Moji 辞书”为例,其每期视频下的评论大多超过一百条,要想完整、仔细地浏览这些评论几乎不可能。然而,汉俳却通过简短的十七字的形式,成功地适应当代读者的超注意力,其浓缩的形式使读者只需花费数秒钟就能将整首诗浏览完毕,并且其蕴含的抒情力量并未因形式的浓缩而被过多削弱,仍能获得读者赞赏、认同,乃至自己也成为创作者。

## 二、“Moji 辞书”中的汉诗写作

“Moji 辞书”中的汉诗出现时间是滞后于汉俳的。从一些创作中可以看出,不少作者阅读汉俳之后,反而激发出了创作古典主义诗歌的兴趣,例如用户“大\_变”的创作,其中即透露出在阅读汉俳后对中国古典文体的回忆:

大伙编俳句,  
俳句我不识。  
如何风共雅?  
记起五言诗。<sup>4</sup>

这首诗若以学院派的眼光阅读,更像是一首打油体,并且“诗”字出韵,格律上也未斟酌。但使用五言诗这一行为本身,仍然透露出对古典主义诗歌的认同。从动因来看,这仍然可以回溯至霍米·巴巴讨论杂合之时,提到这一特性会带来的一种文化上的矛盾心态。在这

<sup>1</sup> 同上注。

<sup>2</sup> Moji 辞书, 2024 年真的快要结束了: 日本巫女们抬着几百公斤的年糕供奉神明感谢五谷丰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T63YuEcR/?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T63YuEcR/?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2024.12.30, 引用日期: 2025 年 2 月 9 日)。

<sup>3</sup> [德]韩炳哲著、王力译:《倦怠社会》, 中信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2-23 页。

<sup>4</sup> Moji 辞书, 你告诉我怎样才能实现“快乐的日本”? 生活可不见得有轻松的迹象: 石破茂接受国会质询,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qPyecE7v/?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qPyecE7v/?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2025.2.5, 引用日期: 2025 年 2 月 10 日)。

里，则体现为面对“Moji 辞书”评论区这一空间中占优的日本文化时，被激起的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与日本两国的关系，在近代政治史中无疑是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的关系。由于对历史遗留问题缺乏官方意义上的和解，过去的殖民阴影至今还影响两国当代正常的经济文化交往：对日本文化产品的接受动辄得咎，在大众自媒体中被斥责为“精日”。在“Moji 辞书”中，大部分订阅者是日语学习者，因此普遍能用一种包容心态看待汉俳写作和其背后的日本色彩。但民族主义情绪并非完全消弭，而是通过复兴古典主义的形式曲折地表现出来——即在这个创作汉俳的场域里进行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上引诗歌中的“不识”，意味着一种对汉俳文化地位潜意识的排斥，以及想要利用中国古典文体进行竞争的防御机制，如用户“回旋河狸”的创作：

俳句虽火爆  
不敌中华源流早  
宋词才最吊<sup>1</sup>

这是前述的防御机制的典型例子，在这首汉俳中，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不在话下，同时也折射出创作者内在经验的分裂：使用汉俳的形式，却在表达中国古典诗词的优——前者是对日本文化的一种容受，而后者则是通过民族主义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矛盾心理。

就体裁而言，“Moji 辞书”上的中国古典诗词的类别相当多元。不过，创作者一般不会过多打磨诗律和押韵。阅读这些作品时应当注意避免从学院派的角度对其进行评判，而是从评论区对这首诗的看法来进行判断——毕竟，这一共同体本非文学精英的社群；同时，这也是因为超注意力的影响：要构思、立意已经足够消耗精力，此外若再要精准的符合格律就略显困难了。

其中，近体诗自是不在话下，如用户“Peace\_Gaza”的《七律·观祖国六代机试飞有感》，写于一期关于中国战斗机的日本新闻的评论区：

浩渺苍穹展翼翔，六代神机意气扬。  
银芒锐破千重雾，锐影疾穿万里疆。  
科技精魂凝锐力，军工伟绩谱华章。  
今朝一舞惊霄汉，捍卫山河镇四方。<sup>2</sup>

这首诗做到了押韵，诗意也通，开篇先扣题目，再承以六代机的造型和速度。最后赞赏国家军工科技的实力，以自豪的爱国情绪收尾。但结构相当稚拙，首联次句便有多处不合平仄，颌联下句又犯孤平，“锐”字也重复太多。从整体风格看来，老干体的浅俗色彩相当明显。但对这首诗的评论却大都较为积极，并未以学院派的目光来指责其并非完美的律诗，获得了 926 则点赞。也有构思巧妙者，在一期关于北海道新敬老政策的新闻评论区下，也有近

<sup>1</sup> Moji 辞书，在日本歌舞伎町当医生的体验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被拍进来的有多奇葩：天天跟打仗似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9cReJESn/?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f](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9cReJESn/?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f)（2025.1.17，引用日期：2025 年 2 月 11 日）。

<sup>2</sup> Moji 辞书，日本新闻终于第一次出现对中国六代机的正式报道，专家表情严肃：中国这回要动真格了，[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DrmYBESJ/?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f](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DrmYBESJ/?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f)（2025.1.7，引用日期：2025 年 2 月 11 日）。

体诗的身影,如用户“大秦上将郭开”的作品:

昭和种得千钟粟,令和却无颗米酬。

天下果真无粮米,老无依托少也忧?<sup>1</sup>

这里是对新闻里面所报道的老龄化社会中代际矛盾的书写,老年人认为退休后应当获得足够的养老福利,而年轻人则认为老年人的福利太多,消耗了太多本可用于年轻人的社会资源。这首绝句揭露出的是日本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困境,比起上一首诗便多了一些可供咀嚼的余韵。除却近体诗,亦有词体被创作出来。同样,创作者的重心只在于内容的表达,而忽略形式的完美。例如用户“楷体\_GB2312”的《南歌子》:

秋收新米巢,春来价更高。米店凝噎性更焦。拉面续餐难继,泪迢迢。

库中存粮萧,粮贩多烦扰。自古农民最易老。何日碗中饭多?心昭昭。<sup>2</sup>

日本上一年发生大米荒,然而新米上市后,米价却不减反增,消费者为了减少支出,只能通过多吃拉面来代替食用大米。这阙词即针对这一社会现象而写,颇能表现消费者、商人、农民的焦虑和困扰。除词体以外,尚有四言诗、元曲、赋,甚至出现了模仿鲁迅风格的散文。

这些体裁丰富的网络诗词首先体现出作者对新闻所反映现实的积极书写,如上文所列举的案例,“Moji 辞书”评论区中的网络诗词全都紧贴着当期视频的内容,多以直白的方式进行表达,而非委婉、隐微,也不大使用典故或隐喻,故而阅读这些诗歌作品时,除却形式的传统色彩以外,基本难以意识到其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互文。从这一意义出发,笔者将其理解为具备一定程度的先锋性。杨治宜在文章《游离之声:十字路口中的中国网络先锋古典诗歌》中曾对这种网络诗词的先锋性有所定义,她建议“将这种在格律上严格遵循古典规范,同时在语言、风格和审美感知上毫不妥协地体现当代性的诗歌称为‘先锋古典主义诗歌’(avant-garde classicist poetry)。”<sup>3</sup>当然,杨治宜在文中讨论的仍是比较专业的网络诗词作家,例如“李子栗子梨子”“独孤食肉兽”等诗人。从他们的某些作品来看,依然很明显地受到古典传统的规范和影响,例如在杨治宜文中所举例的独孤食肉兽《浣溪沙·死海-永恒的记忆》,<sup>4</sup>就有李商隐诗歌的影子。

但是,在“Moji 辞书”的案例中,创作者首先采用古典形式,但是又有所忽略和突破,例如这些作品里面,很少有准确遵守格律规范的,但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评论者,大多都并未因此而否定其为旧体诗词:在这些草根群体看来,或许韵脚、平仄,都不比五七言、长短句这类最明显的形式特征更能表明古诗词的本质。这些诗歌的确体现了极鲜明的当代性,而非对古典简单的招魂:近乎完全运用普通话的、稚拙易懂的语言风格是前文提及的一个特征,不论创作者运用这一语言风格的原因是什么,这都是对古典文言的明显背离,也是语言上的现代性之表现;另一个特征则是描写对象皆为当代的社会现象或事物,是一种当代生活的亲

<sup>1</sup> Moji 辞书,日本老百姓被欺负成这样还没造反是真的牛:说好的大米降价呢?目前的情况可能要持续3年,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VfBYRE8o/?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f](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VfBYRE8o/?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f) (2025.1.23, 引用日期:2025年2月12日)。

<sup>2</sup> 同上注。

<sup>3</sup> Yang, Z. (2024). Voices from the In-Between: Chinese Internet Avant-garde Classicist Poetry at the Crossroad, In *The Bloomsbury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79.

<sup>4</sup> Yang, Z. Voices from the In-Between, op.cit, 81.

身体验。如杨治宜在《华语古典主义：数字时代中作为时序与记忆体验的中国性》中定义：

（华语古典主义）意指对中华美学与思想传统的文化记忆加以挪用、重塑与再构，以应本土、当代与在地化之需求。……其旨趣纷繁，各循地域脉络，呈多重维度，亦时生自相矛盾之态。<sup>1</sup>

如用户“Buxiaoday”以《江城子·日元转账怨》为题，对日本银行转账缓慢复杂、且手续费繁重的抱怨：

东瀛民众怨声扬，日元伤，费思量。千钱转账，手续费如霜。银行柜台排长龙，心焦躁，恨时光。

网银时代已来临，鼠标忙，键盘香。指尖轻点，银钱瞬息翔。省却奔波多便利，新潮流，共欢畅。<sup>2</sup>

这阕词平仄亦多不协，下片“临”“畅”二字也出韵。语言上基本以白话写就，即使对古典文学一窍不通的普通读者，也能很快明了诗歌的大意。不过白话并未因此带来阅读“老干体”时常有的俗不可耐的体验，而是别有一种通俗生动的趣味：上片先写银行转账的复杂和手续费的昂贵，下片转折，对比出网银系统的便利。一些新的当代事物在词中成为了审美对象，例如“如霜”的手续费和键盘之“香”。在数字时代的语境下，该作品重构了词体文学的当代性。

在另一些作品中，创作者亦通过戏仿（parody）的方式，与一些经典文本形成诙谐、幽默的互文来体现出先锋性。草根群体的戏仿，有时更加缺乏对传统的尊重和顾忌。这里且举一例进行说明，在一期报道为日本牛郎倾家荡产，乃至沦落风尘的女性的新闻评论区下，用户“Character\_con”以《雨霖铃》词牌对柳永（985-1053）的名作《雨霖铃》进行戏仿：

寒蝉凄切，霓虹灯灭，台风初歇。牛郎店门无绪，转瞬处，债催如劫。回首复念醉梦，竟痛哭发癡。念去去、万里东京，金钱冷冷无人烈。

弃家逐欲多凄切，更那堪、荒淫末路绝。寒宵酒醒何处？红灯影，久保销邪。

此去经年，应是佳期妙龄虚掷。便纵有千般理想，更与何人说？<sup>3</sup>

柳永原作乃是书写才子佳人的离别场景，虽然才子离别的对象很可能也是一位风尘中人，但词人仍在梦幻般的场景中烘托出真挚、哀婉的离情别意。而这首戏仿之作主要描写对象则是新闻中被牛郎欺骗感情，欠下巨额债务，不得不委身风尘的女子。词中实际将男女双方的表面上的地位进行了颠倒——牛郎成为风俗工作者，而女性成为情感消费者。但即便在当代成为消费男色的主体，女性也常常陷入对方情感的欺骗和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表面上的身份差异并没有带来性别地位的实际改变。整首词的时空被置于现代都市中，以霓虹灯、牛郎店、东京、红灯等浮华的意象带来物欲横流的现代性体验。古典传统中士伎交往的风雅、深情，在此被无情和尖锐地颠覆，从而转变为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下的虚情假意。同时，词体本

<sup>1</sup> Yang, Z. (2022). Sinophone Classicism: Chineseness as Temporal and Mnemonic Experience in the Digital Er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81, 658.

<sup>2</sup> Moji 辞书，1000 日元你怎么不去抢啊：日本民众抱怨银行转账手续费贵得吐血！建议大家都用网银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irY9ECu/?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f](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irY9ECu/?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f) (2025.1.9, 引用日期：2025 年 2 月 12 日)。

<sup>3</sup> Moji 辞书，喜欢上日本牛郎的话你这辈子就废了：他究竟好在哪里啊？女顾客为了还钱不得不做这种事...，[5/?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f](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irY9ECu/?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f) (2024.12.26, 引用日期：2025 年 2 月 13 日)。

身兴盛于宋代的娱乐乃至风月场所,这里以词体来描写日本风俗产业沦丧的道德,更有一种对此前词体文学中花前月下的浪漫情怀的露骨嘲笑。

### 三、双重反抗——“Moji 辞书”网络诗词创作的动力

“Moji 辞书”下的网络诗词创作热潮,可以理解为青年亚文化的一种形式——据澎湃新闻在 2020 年的报道,B 站用户的平均年龄在 20–21 岁左右,<sup>1</sup>是相当年轻的。在华语地区,它借助华语古典主义的方式将对古典文学传统有所兴趣的青年华人群体聚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网络空间上的青年亚文化(Subculture)共同体。既是亚文化共同体,那么它与占据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生态必然存在某种形式的互动。例如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对亚文化的说明:

(亚文化群体成员)可以对他们所面临的难题——这些难题是由他们的物质、社会阶级地位和体验带来的——投射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反应或“解决方法”。<sup>2</sup>

这个创作网络诗词的共同体,首先反抗着网络舆论的极化现象。网络言论的匿名化带来的是尊重的匮乏与戾气的增长,在“Moji 辞书”中亦是如此。在汉俳写作风行期间,存在一种反对的声音,认为评论区全为汉俳占据,影响正常的评论内容。但“正常”本来就缺乏明确的定义。这些反对和不满的声音不断被创作网络诗词的共同体所反驳,例如用户“笑嘻嘻了 B 站”的五言诗:

磨叽(Moji 的谐音)辞书下,  
随手五七五。  
本尊无意见,  
与你又何干?<sup>3</sup>

这是针对一些语气尖锐的评论的回复,再如用户“灰常有爱的大魔王”的汉俳:

如不写俳句  
全是鉴证和吵架  
不如写俳句<sup>4</sup>

这里除却对网络戾气的厌恶以外,还提及了所谓的“鉴证”,这是一个网络用语,是“键政”一词的戏谑性的谐音。概括来说,是指网络用户通过数字平台对社会议题乃至意识形态进行一种去中心化的批判性解构。在大众文化中,这本来可以理解为对官方宣传霸权(hegemony)的文化反抗。但受制于网民自身的受教育水平,网络舆论充斥着非理性和负面情绪的噪声,令一些网民感到厌倦。网络诗词则是一种对相对温和、理性的公共空间的开拓,通过文学创作,评论者以一种轻松的方式重新审视视频内容,从而抵抗“键政”(和其余一些比较低俗的“烂梗”展演)可能带来的愤怒浪潮——愤怒对于公共空间的理性交流是具有

<sup>1</sup> 揭书宜, B 站月活用户突破 2 亿, 用户平均年龄在 21 岁左右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052009](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052009) (2020.11.19, 引用日期: 2025.2.14)

<sup>2</sup> [英]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编、孟登迎等译:《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34 页。

<sup>3</sup> Moji 辞书, 你给我干哪来了这还是东京吗? 日本忘年会的悲剧: 电车里一觉醒来人都傻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AkRYmE3L/?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f](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AkRYmE3L/?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f) (2024.12.24, 引用日期: 2025 年 2 月 15 日)。

<sup>4</sup> 同上注。

毁灭性的，正像韩炳哲所认为的，非理性的愤怒“让审慎、实事求是的交流和对话变得不可能”。<sup>1</sup>

另一方面，“Moji 辞书”中的网络诗词自身也具备着一种文化抵抗的色彩。被古典主义联系起来的华语社群，在转载日本新闻的平台下，其自身的日常经验有时会与新闻内容相似。在这种情况下，针对部分日本新闻内容一些创作，就存在一种对自身境遇的隐喻。但比起过去的“键政”方式，非理性的愤怒情绪已经减弱很多——取而代之的是古典形式下对现实的重新书写和以古典外壳对审查机制的回避，这种方式比起单纯的宣泄愤怒要温和许多，但更能引起读者的共情最为典型的案例即是东亚地区面临的少子化、老龄化社会现象。尽管“Moji 辞书”转载的有关少子化的新闻多是来自日本，但相似的社会困境仍然使浏览者产生共鸣，那些日本对中国社会老龄化、少子化趋势的报道更是如此。2025 年 1 月 9 日，“Moji 辞书”转载了日本媒体对中国离婚冷静期制度的报道，该视频有着 29 万的浏览量和超过 5000 则点赞。在其评论区下，充满了诗词创作，其中多是对当代婚恋环境的怀疑和嘲讽。如用户“划痕海归”对高昂彩礼的批评：

缘到情难衿  
奈何彩礼索千金  
如同山万斤<sup>2</sup>

再如用户“颂九歌 137”的歌行体，更全面地描写面临婚恋压力的青年群体焦虑不安的情绪，其情感比起汉俳更加强烈：

君不见，房价高耸入云端，一砖一瓦压心田。  
君不见，职场奔波无日夜，青丝未老鬓先斑。  
人生百年几多时，何苦匆匆锁枷连？  
但见彩礼如山重，婚房车贷两难全。  
父母催婚声声急，谁知我心似油煎。  
友人聚，酒杯端，将进酒，话辛酸。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婚恋本是人间事，奈何今朝成负担。  
房价高，彩礼贵，育儿成本更难攀。  
古来成家立业梦，今却成愁苦不堪。  
昔日鸳鸯双飞翼，今作孤鸿各自寒。  
杯中酒，且尽欢，莫问明日愁与烦。  
纵有千般无奈事，暂借醉意忘忧难。  
但愿世间多理解，莫让青年独凭栏。  
与君共饮此杯酒，笑看红尘路漫漫。<sup>3</sup>

<sup>1</sup> [德]韩炳哲著、程巍译：《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中信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2 页。

<sup>2</sup> Moji 辞书，“我们结婚啦！”日本新闻介绍中国独特的离婚冷静期制度：为什么年轻人对结婚不感兴趣呢？[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2rzYuELo/?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f](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2rzYuELo/?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15753727b2cb21796b01de5e9c75c61f)（2025.1.9，引用日期：2025 年 2 月 15 日）。

<sup>3</sup> 同上注。

除却现实上的困难,一些作品还暴露出家庭教育里对恋爱、婚姻的扭曲,如用户“吾好梦中刀狗”的作品,从女性的角度书写,提及当代中国的性别问题:

郎君来追求,女子亦羞涩。不知如何好,便去问家母。  
家母闻是怒:汝堪比东施,郎又怎敢娶?女应当矜持,  
如今便这般,真不知羞耻。女子顿感耻,再无郎君交。  
又过几年后,家母看孩单。又心生恼怒:女不嫁他人,  
又要待何时,女顿感无力。母要子矜持,现又急不谈。  
再说又何用?现男女对立,对婚姻无感。与其嫁得好,  
不如顾自己。<sup>1</sup>

这些作品所透露出来的议题,在当代中国不可谓不敏感。在鼓励生育和防止离婚率上涨的政策下,个体的婚恋情况变成了一种隐形的社会义务和价值判断,这无疑给面临着经济压力和性别平等问题的年轻世代增添了巨大的心理负担。对婚姻的排斥、独身的推崇虽未成为禁忌,但也与社会当下的意识形态明显背离。这些作品通过诗歌的形式,表达对社会意识形态的不满和反抗。同时,得益于网络诗词的古典主义成分和“Moji 辞书”知识区 UP 主的标签,这种反抗比起非理性的“键政”更加实事求是,因此也更容易引起集体认同。

## 结语

“Moji 辞书”评论区里的网络诗词创作,仅仅是这一浪潮的开端。这些创作首先带着一种实验性质,以域外的诗体,容纳中国古典的抒情传统。而另一些用传统文体写作的网络诗词作品,则以背离传统的语言和书写当代的特质,在当代网络空间激活了身处华语社群中的文化记忆。在共同体中共享这一记忆的创作者们既以草根性明显的文学创作反抗着庸俗、非理性的网络舆论环境,又拒绝被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收编,而是保持着亚文化群体的特征,积极地关注着一些社会议题。无论是汉俳还是汉诗,作为古典主义诗歌,通过他们进行的共同体的塑造,以及在不同面向上的文化抵抗,都相当符合杨治宜的发现,在开放的网络空间之中,这些网络草根诗词无疑是华语古典主义蓬勃发展的缩影:

“华语古典主义”以其理想主义的追求,展现为一种典范性的解药,给个体提供创造性的参与路径,使其得以在特定语境中体认自身作为一种文化身份的“华语性”,而无须归顺于霸权话语。<sup>2</sup>

但是,目前这样的蓬勃现状能维持多久?首先是这些草根诗词的文学价值问题:它们是否足以在将来被正典化?而这些海量的草根诗词又是否能被较好地保存?在笔者看来,这些草根诗词本身具有反精英的色彩,因此较好的做法即将其作为“反正典”的正典存在,以此观察在正式的文学场域之中(如发表在诗词刊物上)的旧体诗词;同时,将其视为对当下具体事件的反应,以政治性的目光进行观察。而在保存草根诗词方面,目前恐怕只可能将其交于大数据本身进行筛选。草根诗词必然存在一些无甚价值的游戏笔墨,一些作者创作诗词,

<sup>1</sup> 同上注。

<sup>2</sup> Yang, Z. (2022). Sinophone Classicism: Chineseness as Temporal and Mnemonic Experience in the Digital Er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81(4), 666.

也只是为了表示自己从属于这一共同体内，创作无非是一种最直接手段而已。田晓菲在《变革的兴奋：在数字时代写诗》一文认为，并非所有的网络诗词都优秀到需要被记录和保存下来。<sup>1</sup> 换句话说，田晓菲将网络诗词放入了适者生存的竞争机制里，并期待数据洪流替我们筛选出足以突破网络壁垒的优秀诗篇。网络空间每时每刻都在爆炸性的出现新的信息，也无时无刻不在遗忘海量旧有的信息。同时，我们也必须预料到当这一创作浪潮兴盛之后，在华语网络空间里可能遭受的精密审查，这些网络上的草根诗词极有可能在日后消失无踪。以 B 站为例，平台缺乏方便的检索手段对评论区的信息进行有效、快速的筛选，除了将某一个评论单独使用分享功能进行保存。某些用户也会进行举报，令平台迅速撤销某一则评论里的作品。因此，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网络草根诗词的流传只能是自然选择。如前文所言，B 站中草根诗词的亚文化特性使其很难突破数据壁垒，达到让“圈层外”读者注意的效果。所幸，草根诗词的创作已经在其他平台有了新的阵地，当下，笔者已经在另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中目睹了“#俳句”作为一个新的话题出现，截至 2 月 22 日，其浏览量已经达到 627.4 万，讨论帖也已经达到 11.3 万。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收集汉俳的小红书博主，如“每日俳句大赛”等。这些博主的帖子及其评论，可以很好地保存这些数字时代极易散佚的作品，也能够更好地方便研究者对其作者群进行整体关照。

#### 参考文献

- [德]韩炳哲著,程巍译.(2019).《在群中: 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 中信出版社.
- [德]韩炳哲著,王力译.(2019).《倦怠社会》. 中信出版社.
- [美]史书美.(2017).《反离散: 华语语系研究论》. 联经出版.
- [英]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编,孟登迎等译.(2015).《通过仪式抵抗: 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 中国青年出版社.
- 郑民钦.(2000).《日本俳句史》. 京华出版社.
- Bai, R. et al. (2015). Frankfurt Consensus,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4, 507–509. <https://doi.org/10.3868/s010-004-015-0028-9>
- Bhabha, H. K. (200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Psychology Press.
- Tian, X. (2023). The Thrill of Becoming: Writing Poetry in Digital Times, In *Prism: Theor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20(2), 315–340. <https://doi.org/10.1215/25783491-10992740>
- Yang, Z. (2022). Sinophone Classicism: Chineseness as Temporal and Mnemonic Experience in the Digital Er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81(4), 657–671. <https://doi.org/10.1017/s0021911822000596>
- Yang, Z. (2024). Voices from the In-Between: Chinese Internet Avant-garde Classicist Poetry at the Crossroad, In Bruno C., Klein, L. & Song C. (Eds.), *The Bloomsbury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pp. 77–90). Bloomsbury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5040/9781350215337.ch-6>
- Moji 辞书. <https://space.bilibili.com/6697975>.

(责任编辑: 申镜如)

<sup>1</sup> Tian, X. (2023). The Thrill of Becoming: Writing Poetry in Digital Times, *Prism: Theor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20(2), 315–340.